

多彩年华

● 特辑

陆
平 著

大男生和小女生的秘密



少年儿童出版社

大男生和小女生的秘密

陆 平 著

乐明祥 插图

陆震伟 装帧

责任编辑 彭 懿 美术编辑 侯强华
责任校对 沈丽蓉 技术编辑 马东明

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发行	开本 850 × 1168 1/32
上海延安西路 1538 号	印张 4.75 插页 7
邮政编码 200052	字数 116,000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1999 年 10 月第 1 版
上海联合科教文编译所印刷厂排版	199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印数 1 - 5,100

ISBN7 - 5324 - 3872 - 4/I · 1670(儿) 定价: 10.50 元

下午第二节课结束了。高一(2)班才上完体育课,女生刘雁走慢了一步,她从操场往教室走去的时候已是独自一个。忽然间,她感觉到有点儿无聊,有点没情绪,还有那么一点说不上来的寂寞的感觉。这是怎么啦?她问自己——她总是喜欢发问,给自己或者给别人提出一些问题。她想了一下,答案应该是这样的:体育课上完了,也就是说,疯一般地玩过了,下面呢?第三节该上自习课了,可是今天的作业并不多,就那么一点代数作业(她最不喜欢的代数),而且很重要的一条是班主任“林老板”校外开会去了,不会到教室里来,这可是一个难得的自由自在的机会,至少她可以不用规规矩矩地做作业,然后又因为没有作业可做了,而装模作样地捧着本什么书,呆坐在教室里。

可是,她又该干些什么事呢?新的学校,都是新的同学,不熟悉又正在熟悉中间——她还很能够适应环境的,可是至少在目前她还没有真正含义上的好朋友,那种称得上“铁心”的朋友。

刘雁那张白白的胖胖的脸上,一双睫毛挺长的大眼睛转溜了几下,眉头下意识地皱了起来——这是她从踏进高中开始的一种有意识的动作,她对着镜子练过一阵子的,她觉得那才是一种思考的表情,有点那个“深沉”的表情,也就是说,那是Sophisticated的表情,给人以一种深沉地思考着的感觉,这是一种完全有别于“孩子”的Sophisticated的表现。记不得是从什么时候起的(好像是在进入初中以后的事了),她那张圆圆的胖胖的讨人喜欢的脸,还有一双大眼睛、长睫毛(或许还因为别的什么原因吧),让同学们给取了一个“洋娃娃”的绰号。洋娃娃,多么招人喜欢的东西啊!她甚至还暗自高兴过好一阵子,就像那一首歌里唱的那样:“我是一个长不大的女孩。”可是忽然有那

么一天，也不知道是基于什么原因，她突然间对自己的这个绰号开始厌倦了，甚至还有点恼火：洋娃娃，为什么是洋娃娃呢？好像自己就永远没法长大了。不行，这是绝对不行的。她决定要长大，她觉得自己应该是长大成熟了，就像一个真正的大姑娘家那样。要知道，姑娘可比洋娃娃要金贵得多——秘密，这可是她内心的秘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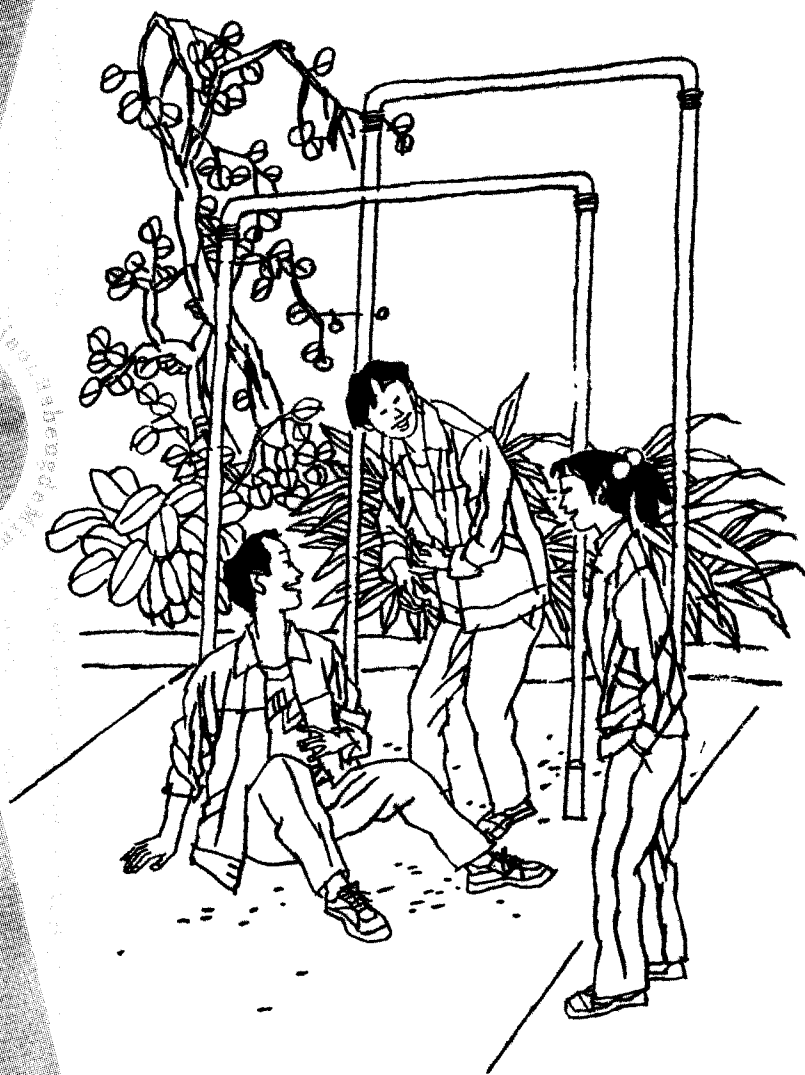
就这样紧紧皱着眉头，她的目光扫过整个操场，又掠过操场一边树荫浓郁的大道和不远处的教学大楼，最后定格到操场一角的高低杠那里。她看到了正在那里嬉笑着说着什么话的两个同班男同学：绰号“蟑螂”的章大刚和让人称作“百宝乐”的肖理。

都是新同学，踏进这座重点高中的学校大门还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可是这两个男同学给她留下了挺深刻的印象。

“蟑螂”，多么生动和形象的绰号，就凭这么一个并不高雅的绰号，你可以想象到那是怎样的一个活宝了！只是这个“蟑螂”可不同于在家里厨房间能见着的那种蟑螂，至少这个叫“蟑螂”的男同学还并不是那样让人讨厌，这是一个挺热心的男同学，挺“亮眼”的一个。他的好动，他的不安稳，总是东钻西钻的样子，让人见过他一眼以后很不容易忘掉。

而“百宝乐”呢？更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活宝了。这个让人唤作“百宝乐”的男生肖理，也说不清是怎么回事，那张脸就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生动，就是一道不常见的“风景”。瞧他那张脸，总有一种让人逗笑的内容，更别说那些令人惊讶、让人喷饭的表情和说话了。

开学那天全班打扫卫生，班主任“林老板”（那时候还没有让同学唤出个“老板”的绰号来）在指挥全班人干活：“这两位同学，你们去提两桶水来——这位同学，你去参加擦玻璃窗吧……这位同学——喂，这一位同学，你这位同学叫什么？对，我指的就是你……”



那时候就有同学脱口而出（当然是他初中时候在一个学校的同学）：“他叫百宝乐……”

班主任林老板一愣，可是细细一看那张脸，就忍不住笑出了声。没说的，肖理他那张脸一看就让人乐，他的表情就更是丰富生动，称他为“百宝乐”，可是最恰当不过的了。

那么，这两个活宝他们又在干什么呢？瞧他们那副乐不可支的样，还一副神秘兮兮的样子。

刘雁做出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往那里走去。她来到他们面前的时候，不知道为了什么事，他们两个正爆发出一阵酣畅的大笑，直笑得捧着肚子，蟑螂章大刚还差点从高低杠上摔了下来。他们甚至没有看到、或者说是没有顾及到已经来到他们一边的洋娃娃刘雁。

“笑，你们笑什么呢？弱智！”刘雁率先说话了。她的话里总是少不了那句口头禅“弱智”，总是摆出一种高人一着的精明来。

“噢，洋娃娃，谁招你惹你了？”蟑螂章大刚不喜欢刘雁的那种居高临下的样子，说这话的时候有几分不耐烦、不高兴的味道——她出现得大约不是时候，她搅了他们的话题、他们的兴致。

好像百宝乐肖理并没有在意刘雁的出现，他还在笑，他也喜欢笑。他笑着说：“有意思，有意思……”

“什么有意思？”刘雁好奇心大增。

“有情况，有情况了！”章大刚从高低杠上下来，一脸的神秘，“有情况了，懂不懂？”

“什么情况？”刘雁益发好奇了。她忽然恼起来，叫道：“说呀，死蟑螂！你就不会说话了吗？你说，百宝乐！什么‘有意思’，什么‘情况’……你们在笑些什么？”

“看呀，你就不会自己看么？”章大刚还是不想理会她。

倒是肖理显得友好得多，伸手一指那条通向学校大门口的

林荫小道：“喏，在那里……”

还不到放学的时间，这时候的学生大多是呆在各自的教室里，上自习课或者什么的，此时此刻的那条林荫道上，只是三三两两地站着、走着一些学生，还有一些是卫生包干区班级的学生正在清扫地面的树叶杂物——大约是初中班级的，他们的课程少，作业也不多。

刘雁到底看到了：“那不是你们的大男生芮枫么？”

“还有你们的小女生吉莉呢！”章大刚立即插嘴道。

林荫大道那里的一切尽收他们眼帘。大个子的男生芮枫和小个头的女生吉莉正站在那里。怎么会是他们两个？他们两个又有什么特殊的关系呢？不明白。他们都背着书包，像是要离校的样子。可是他们站在那里干什么呢？他们在那里说些什么呢？大男生芮枫好像正在那里跟吉莉认真地说着什么，还比划着手势说话。小女生吉莉也在说着什么。他们说得很投入，根本就没有或者是顾不上往四周瞧一瞧。他们是怎么啦？

刘雁一点也不明白。

大个子男生芮枫在刘雁的印象里是个不多说话的男生，看样子挺忠厚老实的，就是穿着也总是给人以一种朴实的感觉，学习说不上很好，可也不算赖，长相也一般，就像街上每天都可以看到的许许多多的行人那样，是属于那种不太容易引起人们注目的那号人。因为他个头大，坐在最后面一排的位置，刘雁对他没有太多印象，更不要说有所了解。

可是小个头的女生吉莉呢？她正坐在自己那一排座位的第一个。在她刘雁的印象里，那是一个很听话、很懂事可是说话不多的那种“乖”女生。她不太跟同学在一起，也就是说不太合群，不管是女同学，还是男同学。上学的时候，她的座位上很少有空着的时候，放学以后的时间里，你又很难在教室或者活动场地看到她的影子。她的来去都不太让人有所感觉，就像是一条影子，该来的时候她就出现了，该去的时候也就连影子都找不着

了。

那么，大个子男生芮枫和小个头女生吉莉到底又是怎么了
呢？

“他们怎么啦？”刘雁到底忍不住了。

章大刚摇摇头：“不知道。”

刘雁又跳起来：“死蟑螂！装什么蒜！”

章大刚不高兴了，横了刘雁一眼，反唇相讥道：“要知道，你
怎么不问他们去呀！”

肖理一摆手：“莫吵莫吵，好好看着，好好想着，多注意观
察，多作点分析，还有什么解不开的谜？”他就像是在夸耀似的，
“洋娃娃小姐别着急，我们都观察好些天了，你着什么急呢？”

刘雁也就不去理睬他们。她倚在高低杠上，望着远处林荫
道上还在没完没了地说着什么话的大男生芮枫和小女生吉莉，
哼哼道：“小题大作，捕风捉影，危言耸听，什么了不得的事情？
不就是在一起说说话么？要依我看呀，简单：他们大约是一个学
校来的，他们说说不定是邻居什么的——对了，说不定还是亲戚
什么的。”她为自己的精辟分析和大胆猜测兴奋起来，“你们说
呢，啊？”

章大刚没有搭理她的话，只是未置可否地“哼”了一声。

可肖理来劲了，从高低杠上一跃而下，说：“不忙，看我的
——待我去细细探来。”说着，大模大样地往林荫大道那里走
去。

“你干什么去？”章大刚发急了，一步窜过去，挡住了肖理的
去路，“你要干什么去？”

“不干什么，逗逗他们。”肖理一脸嬉笑——他就是爱笑。

“笨蛋！”章大刚骂道，“人家好好地谈着话，谁让你去搅了
人家的好事？不就那么一丁点的‘情况’，你还要闹个满城风雨
呀！要让林老板知道了，又会刮风，准又打雷！”

肖理让章大刚那么一“骂”，不由得愣住了。

刘雁好像突然之间也意识到了什么，也就附和着“骂”道：“弱智！这还不懂呀！他们俩的事情，你百宝乐挤在里面想干什么？”

肖理是“骂”不恼的——要不，怎么叫百宝乐呢？他嘻嘻一笑：“OK！他们两个的事情，可是你们急什么呢？”

是啊，大男生芮枫和小女生吉莉的事情，你们章大刚和刘雁着什么急、操什么心呢？

章大刚愣了一下，马上反应过来：“不是跟你一样吗？”

刘雁赶紧声明：“这不干我的事。不是你们在里头搅和吗？弱智！Blockhead……”

可是，半道里突然杀出个程咬金。

肖理正要说话，忽然那张脸一下子那样滑稽可笑地僵住了，半张着嘴，睁大了眼睛，就那样愣在那里。

刘雁暗自心头一惊，不知道这活宝是怎么的了？

章大刚也没有回过神来，只是怔怔地望着肖理。

这时候，一个声音突然从刘雁和章大刚的背后冒出来，声音虽然不大（自然绝对称不上是“凶恶”或者“严厉”之类的），却是有着一种说不上来的威慑的力量——至少对于他们三个来说是这样的：

“你们为什么不回教室上自习课？”

来者不是别人，是他们的同学冯璐璐。是同学，也就是说，都是高一（2）班的学生。可是学生跟学生也不尽相同，用班里一个“闲”书读得很多、“城府”挺深的同学所说：这就跟人与人不能等同一样。马路边要饭的是人，干国家主席的也是人，这能比么？

当然不能比。冯璐璐虽然也是高一（2）班的学生中的一个，可她是班主任林老板的大红人，班团支部书记，还兼着班里的学习委员，又是学校团委和学生会的什么委员。她能跟一般的学生相比么？

在班级里，绝对没有哪一个同学会说怕她冯璐璐的，可是也没有哪一个敢不把她放在眼里的——信不信由你，虽然哪一个嘴上都是英雄，可是事实上就是那么一回事。

这时候的冯璐璐已经站到他们的身边，漠然望着他们。

今天的冯璐璐穿着一件连衣裙，色彩对比很显眼的一种连衣裙，一头乌亮的长发用一个黛色的发夹很自然地拢在脑后，给人以一种干净又利索的感觉。应该说，她长得还是挺漂亮的，也很文静，是那种由不得让男同学多看她几眼的那种女生。可是她又有点“厉害”，让人不敢主动跟她接近，在她的那双眼睛里有一股咄咄逼人的利光——该怎么说呢？有点像那些挺厉害的老师，在那种眼光下，哪怕你想隐瞒一丁点的小事，就是你稍稍不注意说了那么一点儿谎话，在那样的目光下你就会不由自主地感到脸红心慌的。

肖理那张僵住的脸不知道什么时候松弛下来了。他又恢复了伶牙俐齿的活跃，淡淡地笑着，一本正经地说：“是啊，是啊，上自习课哩，我们正要去教室，可是……可是你知道我们发现了什么吗？”

章大刚吓了一跳，狠狠地盯着肖理，就是刘雁也马上意识到肖理要露馅了。要知道，只要冯璐璐一晓得芮枫和吉莉的事，很快就会传到班主任“林老板”那里去的，这是一定的。如果那样，事情就闹大了，对于芮枫和吉莉来说，可就是一场不大不小的“灾难”了。

可是，肖理却突然眼睛往上一翻，一本正经地指指天上，说：“我们刚才看到了一只鸟，挺漂亮的一只鸟，天，该怎么形容它呢？这么说吧，它的翅膀是翠绿色的，头是乌黑闪亮的，肚子下面的毛呢，又是金黄色的——是金黄色的，我没说错吧？”他转视刘雁和章大刚。

刘雁松了一口气，忙附和：“是……我记得就是金黄色的，好漂亮的一只鸟呢……”

章大刚当然已经明白肖理的意思了，还有意纠正说：“不完全正确，我觉得好像还带有一点红色。”

肖理还在继续编着他的“新闻故事”，说：“没错，反正就是那么一种颜色，那么一只挺漂亮的鸟。可是怪就怪在那只鸟的背上还驮着另外一只更小的鸟，这，简直就是不可思议！你想想，什么时候、什么地方有过这样的怪事？就是在吉尼斯纪录上也从来不会有这样的怪事。要不是我们三个人亲眼所见呀，别人准会说我们是白日做梦呢……”

刘雁觉得没法替他作伪证了——这个肖理呀，怎么就编出这么个没根据的事情来？真是弱智！

章大刚还仗义，忙说：“是啊，我敢发誓，天底下一定没有第四个人见到过这样奇特的现象了。这是应该上吉尼斯纪录的……”

冯璐璐一言不发地静静听着，她的一双眼睛看着肖理，又瞅瞅一边的刘雁和章大刚，最后不动声色地说：“你怎么没说看到了 UFO 呢？肖理，今天可不是四月一日——愚人节。别要什么花招了，你们刚才根本就没有往天上看。好了，现在是上自习课的时间，是不是林老师不在就可以松松垮垮了？还是回去上自习课吧。”说完，不待他们答话，就转过身去。

肖理就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拖腔带调地唱着周华健的歌：“在我的心中曾经有一个梦/要用歌声让你忘掉所有的痛/灿烂星空谁是真的英雄/平凡的人们给我最多的感动……”

冯璐璐没有再回过头去，只是对着身后的脚步声和哼歌声，和声劝说道：“我们都是高中的学生了，该有点自觉性了，还总得让老师盯着吗？就三年的高中，转眼就要参加高考的，到时候可完全是凭考分的……”

肖理就附和道：“是啊，莫斯科不相信眼泪。”

“别跟我要贫嘴。”冯璐璐总是一副高人一着、海人不倦的架势，她继续道，“学生学生，学生只有读好书、上好学，有了一

定的学历,在未来的社会才能有一个立足之地……”

章大刚也就不冷不热地顺着她的话说:“我想,还得有上进心,还得有一个好的思想品质。要政治思想好,要求进步,这不,我不是才递交了入团申请书,冯书记?”

冯璐璐一点也没有在意章大刚话里的那种带着一种挖苦的意思,或者是那种调侃味道的说话,对于同学中那些不冷不热的风凉话,当学生干部许多年了,她好像是司空见惯,并不感到新鲜了。她依旧用一种平静的口气,回话说:“是的。这很好,章大刚。共青团的大门一直是敞开的,关键是要有自己的实际行动……”忽然,她想起了什么,回过头来问道,“对了,还有芮枫和吉莉,他们上哪去了?你们见到他们了吗?”

“芮枫?还有那个吉莉?”肖理反问了一句,随后他很是坚决地摇摇头,“没有,我可没有见到他们。你们呢?”

刘雁也赶紧摇头:“没见。我没有见到。”

章大刚也连忙说:“你说的就是我们那个大男生芮枫,还有你们那小女生吉莉吗?刚才体育课上不是还在的吗?后来呢?后来怎么就不见了……啊,他们上哪里去了?”

可是,他们的目光都不约而同地投向林荫大道那里。

然而,那里已经没有了大男生芮枫和小女生吉莉的影子。

他们上哪儿去了呢?

二

窗外那棵银杏树开始稀稀拉拉起来。初春时的那种枝叶茂盛的景象不再,也没有了初秋时分那样诱惑人的魅力了——每年间它最是诱人的时候就数初秋的时候了,那是怎样地令人欣喜啊!叶片开始变黄,甚至一片片地往下掉落;可是那一颗颗银

杏果让人不开心，掉地上的、没往下掉的，只要收拢在一起，蹭去它们的皮肉，便是一颗颗白里透黄的银杏果实。那是章大刚最为快活的日子了。那时候，他还没让同学取上“蟑螂”的绰号，可是家里爸爸妈妈和爷爷就骂他“猴子”。为什么是猴子？小小年纪的他就会爬上树去，去摘那些银杏果。

章大刚吃银杏的办法有的是。他不会像爸爸妈妈那样把银杏果做菜吃——虽然经他们做成的菜很好看，一颗颗翠绿色的银杏果就像翡翠那样点缀在菜碟里，而且味道也好。他也不会像爷爷那样正儿八经地把银杏果放到铁丝绞成的小笼里，“哗啦哗啦”地响动着，在炉子上慢慢地烤，烤得满屋香，吃得也过瘾。他的办法最省事，最便利，只消用火夹夹住那么一颗，放到煤炉上翻动几周，然后银杏果发出一声悦耳的“啪”的爆响，一颗碧绿的银杏肉就跳了出来。随吃随烤，随烤随吃……从小就听说什么银杏有毒，多吃银杏会中毒。他从来就没有相信过，因为他从来就没有中过毒。

可是那样的季节已经过去，如今已经是深秋了，树上的银杏果早已经没有，唯有那些稀稀拉拉的叶片还挂在枝桠上，无可奈何地等待着更为无情的秋风把它们送到地面上。而且，那样的年代好像也已经过去，如今的章大刚对于那些爬树摘果和烧烤银杏果的兴致也大大不同于早些年那样了，他甚至有点不屑于干那些小孩子的事情了。也记不清是从什么时候起，他突然间觉得自己已经长大了，已经不再沉溺于那些属于童年时代的“小孩子家”的行为了。虽然他也清楚，自己的身上总还是脱不了好动的天性，总还脱不了许多童年时代的作为，可是在他的心里，好像比以前要“懂事”得多，想的事情也多了好些——甚至是常常会想到一些有点莫名其妙的事情。

此刻，章大刚懒懒地倚躺在客厅里的那张大沙发上，默默地望着窗外的那棵银杏树出神。

正是星期天，可是在工商局工作的爸爸前几天就出差去

了，而妈妈又在上班，爷爷早已经回到他的故土老家去度他的晚年——那是几年前的事情了。而他呢？独自一个人就呆在这空荡荡的家里。作业早已经做完了。那么，他现在又该干些什么呢？真没劲！

家里没有台电脑，玩不了什么新鲜的东西。去年还缠着让爸爸妈妈买台电脑回来，好话说了，保证下了，还有许多关于电脑开发智力和有益于自己学习的这般那样的理由，可是最后还是没闹成。而且后来他也终于明白过来了：他的老爸老妈是不可能掏钱为他添置一台电脑的，因为他们十分固执地认为，这是一笔并非必需的额外开支——两代人，这就是他跟他们之间总是逾越不过的那一道人们常说的“代沟”。

没什么玩的，没什么可以消遣的。他就躺在那里，百无聊赖地唱起来：“凌晨两点半/你还在我身旁/关上电话/我不想和谁再多说话/爱着你的我/来认真听你的每句话/你说你想要找个宽厚的肩膀/问自己带你到什么地方/看着明天/告诉我你不会紧张/跟着我海角和天涯……”

可是，“你”在哪里呢？“你”又长得怎么个样？他问着自己，最后就笑了一下，摇摇头，骂着自己：扯蛋，神经病，想入非非！

他又抓过电视机的遥控器来，一阵乱按，最后还是没有找到有点意思的频道。

其中有一个频道正在播放着一部不知道哪个国家的电视剧：一对年轻的俊男靓女正紧紧地拥抱着在一起，急吼吼地接吻。那个男主角好像是个英雄，身上带着流血的累累创伤，那个女主角一定是受了许多委屈，脸上还留着些许的泪痕。他们好像是终于战胜了什么敌人，正兴奋地沉浸在甜蜜的爱情之中……可是就在这时候，荧屏上就突然间出现了一长溜的外文字幕，最后就出现了 End。他看到的只是一个莫名其妙的电视剧的结局。

于是，章大刚有一种说不清楚的激动，又有一种沮丧的感

觉。

正是在那一瞬间，他突然间又想到了班里的那个男生芮枫跟小女生吉莉的事情来。可是，芮枫跟吉莉，这好像有点不可思议。这怎么可能呢？该怎么说呢，小女生吉莉太小了，小得简直让人有些不愿意把她往女人里头放——她简直就是一个小女孩子，她太不惹人注意了，她一点也不动人。她怎么会懂得那个让人想来就觉得脸红心跳的“爱情”？而大男生芮枫又怎么会那么一个不动人的小女生感兴趣呢？真是莫名其妙！

唉，芮枫这小子啊！他是怎么啦？不知道是他先向吉莉“放了电”，还是吉莉先向他“放了电”？可是不管是谁先向谁放了“电”，这小子也是够浑的，就那么一个小个子的女生，向她“放电”实在有点掉价，接受她的“放电”也太差劲了一点……不明白，总而言之，真的让人闹不明白。

章大刚忽地一个激灵：想这些干什么呢？吃饱撑了还是怎么的？无聊！真不像话！他骂着自己，使劲摇了摇头，努力地把这些不应该有的念头扔开去。可是，这会儿又该干什么呢？他再也坐不住了。多么美好的一个星期天，他怎么能够就那样躺在沙发上，胡思乱想地白白度过呢？

肖理的电话正是在这时候打来的。他高兴起来。他是很乐意跟肖理在电话里聊聊天——肖理家里有钱，至少是比自己家要富裕得多，他爸爸在一个效益挺不错的市级机关里当个不大也不小的“头”，听说早些日子连家里的电话费都是单位里报销的。他还有一个伯伯在国外——听说那个伯伯还是没孩子的，挺有钱的，又挺疼他的，常有钱和东西什么的寄来。他家里有的是钱，他打来的电话，反正是他那里付电话费的。可不像自己家里，妈妈动不动就会因家里的电话费用而嘀嘀咕咕地抱怨。

听电话那一头肖理的声音，好像比自己情绪好得多，说话节奏欢快。

——喂喂，你在干什么，蟑螂？

——睡觉。你高兴些什么呢，百宝乐？是不是又搞上些“赞助”了？告诉你，我可是至今还沉浸在上一回麦当劳的美好回忆之中呢……

——馋鬼！又想上麦当劳啦？小事一桩，我请客。嗨，我告诉你一个最新的信息：今天上午我又看到他们了！

——他们，他们是谁啊？你说清楚了……

——他们呀，我说的当然是那个芮枫和小女生吉莉。告诉你，这一回啊，我离他们近得只隔五六十公分……你猜他们在干什么？嘻嘻，就像是小两口子那样，正买了菜回家去呢……我看得清清楚楚的，那可是一大篮子的菜呢，有肉、有鱼、有蛋，还有好些蔬菜啊什么的，真不明白，他们怎么买了那么多的菜呢……

——那么，他们一定也看到你了？他们怎么说的？你跟他们又说了些什么？说详细一些。

——没说，什么话也没有说上，他们根本就没有看到我……我真想跟踪他们，看看他们到底住哪里，他们到底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为什么没跟踪？那么近的距离，他们怎么会没有看到你呢……

——那当然，我正坐在出租车里呢。那会儿正堵车，他们就从我那车边上挤了过去……

——笨蛋！你干吗不下车？你应该跟踪的……

——不行，不行。那当儿我老妈正在一边呢，我们正去“大世界”听维也纳音乐会……

没戏！章大刚摇了摇头，肖理实际上并没有更进一步地了解到芮枫和吉莉的事情。他们到底是怎么回事？到现在还是一个谜。

——喂，喂，你怎么不说话呢？你在听么？

——是的。可你还是没有闹清楚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白搭。

——这还不容易，真要搞清楚他们的秘密，明天开始，我们放学跟踪他们！怎么样，干不干？

章大刚想了想，是啊，真要搞清楚怎么回事，也并不是一件难事。可是，如果这样做了又怎么样呢？忽然他为一个念头吓了一跳，忙问：“可是，你搞清楚又想怎么样？上林老板那里告密去？”

那一头的肖理就受委屈一般地叫了起来：“告密？小狗才当告密者！谁去告密，谁就一辈子娶不上老婆！”

章大刚不由得笑了起来。这肖理，也不知道打什么时候起，居然动不动会随口说出些什么“老婆”呀“情人”之类的话来，这会儿竟然以“娶不上老婆”作为赌咒的话来了。

没待章大刚回话，那一头的肖理又说：“闹明白不过是一种好奇心，也就是说把事情搞个水落石出……不说这些了。对了，你在干什么？”

“我不是说了，睡觉。什么事也没有……”章大刚还真怕肖理这当儿就扔下电话，如果那样，他又无聊了。

“这么着，蟑螂。你过来吧，到我家里来。我才搞到一张新的片子，那是一种最新的游戏软件……”肖理马上说。

章大刚问：“那你老爸老妈在家吗？”

“老爸老妈出去了，他们晚上外头还有饭局，家里就我一个……”忽然肖理又改变主意了，说，“算了，我这会儿还没有玩的情绪。我们还是上街心花园那里坐坐吧。两杯茶，十元钱的消费。完了大排档吃点什么——对了，那里有一家风味小吃店，我去过一回，味道还不坏，价钱也不贵，两个人不喝啤酒饮料，三四十元就能对付了。对，就这么着。你过来吧？别急，不会让你掏腰包的，谁让我们是朋友呢……”

章大刚想了想，很快就同意了——大白天独自在家够无聊的，还不如出去消遣消遣。

可是，章大刚和肖理到街心花园那里已经晚了一点。